

# 外卖员的睡姿



徐玉向

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会被几个不寻常的睡姿打动。

我如往常一样穿梭在城市的街巷，周围是行色匆匆的路人、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城市的喧嚣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就在我不经意的转头间，一个身影闯入了我的视线。那是一个外卖员，他以一种奇特的姿势睡着。而这个瞬间，即将为我展开一幅关于生活真相的画卷，一个藏在繁华背后的故事。

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，星星点点地洒在路边公园的长椅上。一个外卖员斜倚在那里，他的头盔还未摘下，压在额边，帽檐下的脸庞带着深深的倦意。他的双腿微微蜷缩，像是在睡梦中仍保持着骑车时的紧张姿态，仿佛随时准备再次出发。身旁的外卖箱静静地靠在长椅旁，那是他的伙伴，装着无数

的期待与忙碌。他的呼吸，像是在为这疲惫的生活打着节拍。或许在梦里，他正奔跑在故乡的田野，风拂过麦浪的声音，如同顾客接过外卖时的那一声“谢谢”，短暂却能慰藉他思乡的心。

商场的角落，瓷砖地面有些凉意，但那个外卖员却毫不在意。他以臂为枕，横卧在那里，身上的制服沾染了些许灰尘。他的手机放在一旁，屏幕上还闪烁着未完成订单的信息，但此时，他已无暇顾及。他就像一座孤岛，在这繁华的商场边缘。他睡得那么沉，周围嘈杂的人声、脚步声，都成了他的催眠曲。他的眉头时而微微皱起，是在梦中也遇到了送餐迟到的焦急，还是被这坚硬的地面硌疼了身体？他的嘴唇有些干裂，那是长时间未喝水的迹象。在这短暂的睡眠中，他像是在积蓄力量，等待再次被订单唤醒，然后如离弦之箭般冲向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当夕阳的余晖给城市镶上一层金边，街边的电动车上，一个外卖员的睡姿更是令人揪心。他把车停在路边，身体前倾，趴在车把上，头靠在仪表盘上，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，即使在睡梦中也守护着自己的交通工

具。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，有几缕贴在额头上。他的手指因长时间紧握车把而有些泛白，那粗糙的手背上青筋凸起。车后座的外卖箱上，或许还残留着饭菜的香气。他的睡姿是那么局促，他的睡姿是那么自然。

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，轻轻覆盖着小区。保安亭边昏黄的灯光如摇曳的烛火，勉强驱散着周围的黑暗。灯光下，一个外卖员裹着一件旧外套，像被世界遗忘的孩子。他坐在台阶上睡着了，周围是静谧的夜，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声，仿佛在他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摇篮曲。他的头低垂着，像是在向大地诉说着什么。他的手还紧紧地抓着车钥匙，仿佛害怕一松手，就会失去这赖以生存的工具。他的梦里或许有故乡的小路，有母亲做的饭菜，那是支撑他继续前行的动力。



赵春青 绘

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他。晚风吹过，他身上那件破旧的外套微微抖动，像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的孤叶。我转身离开，脚步很轻，生怕惊扰了他这来之不易的片刻安宁，而他的睡姿却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。此时，城市的夜依旧繁华，但我知道，在某个角落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用这样的睡姿编织着生活的梦。我们都是这梦中人，只是各自的剧本不同罢了。



## 初冬画卷

图为近日拍摄的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辛庄水库水利风景区。

新华社发（刘明祥 摄）

# 有母亲在身边

比安暖。

八岁那年，母亲回外婆家照顾生病的外公，而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只能留在家中由父亲照顾。父亲的厨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，蒸的馒头就像酸酸的木疙瘩，炖的土豆糊了锅，切的咸菜丝比筷子还粗，实在让人难以下咽。我天天掰着指头反复数母亲离家的时间。

一天，母亲居然“从天而降”，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喜极而泣，一头扑进她怀里，哭诉着遭受父亲“虐待”的百般苦楚。她用温热的手掌擦去我脸上的泪痕，轻声细语地安慰我。闻着母亲熟悉的味道，感受着母亲掌心的温暖，一股甜蜜和幸福的感觉把我的心房塞得满满当当。

接下来几天，放学回家后，母亲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吃着她烹制的香喷喷的食物，穿着她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，感觉有母亲在身边的每一寸时光都无比惬意，无

眼皆是美景，人心都是快乐。

上初中后，我被同学误会，受到不明真相的伙伴们的联合排挤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甚至因此萌生了辍学的念头。母亲知道后没有责怪我，而是教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，鼓励我勇敢面对困难，不能让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学习。她还买来糕点和糖果，以串门为借口趁机为我向伙伴们澄清。隔阂的坚冰很快化为潺潺的春水，在伙伴们心中流淌，不少同学还主动与我交起了朋友，我也从此重整旗鼓。

我相信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母亲都会守护着我，陪伴着我，帮我化解危机，给予我无穷的勇气、力量和智慧。而今，她已经90高龄，我依然喜欢待在她身边，仿佛时光静止，仿佛我还是那个小姑娘，仿佛她还没有变老。

母亲就是我的铠甲，就是我的盾牌，就是我的春风。

## 地心的狂想

老井

地心的黑暗浓得流不动之时  
就变成了松软的炭，等待我们用铁镐刨  
用雷管炸药崩，用采煤机切割  
用矿车打上地面，用火烙的棍棒搅拌  
将其重新化开为粗野、滚烫的地心狂想

地心的黑暗有时柔软得像一匹绸缎  
用矿灯的剪刀就可以轻易地将它们裁开  
制成各种形状的黑色斗篷  
带着一面湖泊的质量，披在我们身上  
地心的黑暗有时会融化成水  
沿着巷底的小沟  
哗哗地流到低洼处  
汇成一面饱含地球兴衰的思乡之湖  
等待大马力的水泵抽上地面  
沿绵长的河流  
返回海浪搭建的村庄

## 雪花问答

赵国培

该用什么数字  
计算你的年龄  
只能略大于零  
为何来去匆匆  
不做世间寿星  
不愿被染黑玷污  
洁白纯净的一生  
哦！你啊你  
空中的精灵

## 怜悯那只鸟

王浩宇

雪地上，鸟儿蹦蹦跳跳  
在寻找  
那避风的裸地一角  
或许还残留一粒食粮  
鸟的奢望不高  
撒一把稻谷吧，举手之劳  
仰望屋檐上的暖巢  
只需粒米充饥后的纵身一跳  
盼望白雪上燃起一束火苗  
那是向往中的燃烧  
待褪去寒潮，冰融雪消  
鸟儿会在枝头上高高兴兴  
展翅冲入云霄  
再唱一曲春天的歌谣

王秀兰

父亲是个泥瓦匠，被称为“刀把手”，也就是垒砖砌墙的高手。父亲技术高超之处，就在于他随身携带的线锤。

线锤由锤身和锤线两部分组成。锤身呈圆锥形，铁制的，坚硬厚重；锥尖圆滑，不易伤人；锤身上部平整如镜，形成一个圆面，圆面中间有一小孔，用螺丝螺母双向配合，把锤线一端盘紧在里面，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。锤线是一根尼龙丝，长约三尺，很坚韧。入手处，被父亲暖心地挽个便于勾抓的扣圈。如此，父亲的线锤就浑然天成。干活时，父亲手指一勾锤线，锤身便一上一下，打着欢儿，跟

着父亲的节奏，走上楼层的边角四壁，开始大显身手。

垒墙时，父亲先把线锤挂在墙基上，泥刀频频出手，一抹，一覆，墙体迅速成型。每垒几砖，父亲都会用眼睛标尺打量一番。只见他闭起一只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聚精会神地察看墙砖与线锤的贴合度，判断在不在一条直线上，需不需要拆砖重砌等。他那两只犀利的眼睛，轮流上阵，把小活干得那叫一个漂亮。

有一次，父亲带领几个工人垒房基四个垛角。其中一人，垒出来的墙，整体不错，就是中间有几块砖外凸。父亲说不好看，会影响整体布局，让他拆了重砌。那人年轻气盛，不服气地反驳：“你也太认真了吧！这点瑕疵

算什么，干活不容易，何必返工？”父亲看他无动于衷，也不和他计较，亲自干起来。他费力拆掉已砌好的墙，用线锤标直瞄准，一砖覆一砖地垒好修直……新房竣工时，主家对父亲干的活非常满意，大加赞赏之外，非要给父亲多加几个工钱。父亲死活不要，说是谈好的价钱，哪能多收？主家过意不去，最后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犒劳父亲，以表谢意。

多年后，轮到我家盖新楼，父亲年岁已高，我们不想让他受累，就把活“外包”了。本想着自己省点劲，少操点心，谁知父亲带着他的工具箱不请自来，准时出现在我们家，当然线锤是必不可少的。干自家的活，父亲更上心了，只见他拿着线锤亲临现场，兢兢业业地到处量着，哪里有凸凹转角，哪里有倾斜，哪

# 童年的防冻组合

邓荣河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那时的冬天特别冷。一到隆冬时节，大街上总会冻开一条条裂缝，有的裂缝甚至能够伸进手指头。虽然奇冷，那时也有相应的防冻组合。

脸蛋、耳朵，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，不过我似乎从来没遭受过这样的痛苦，因为我有保护头脸的狗皮棉帽子。狗皮帽子不仅保温，而且能够抵挡风雪，不管刮多大的风，也吹不透。

说起那顶狗皮棉帽子的来历，还有一个故事。父亲年轻时，一到冬闲，便去附近的砖瓦厂打零工，以补贴家用。和父亲一起打工的，有个东北的小伙子，特能干，每次的工钱就他最多。那年冬天临近年关，砖瓦厂给每个人都结算了工资，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，东北小伙的工钱找不到了，一时间急得不得了。父亲知道，和他们一起干活的那帮工友中，有一个人平常手脚不太干净。于是，热心肠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起，把那人拉到了一边，在对其进行适当威吓的同时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：人在外面都不易，何况人家是远道而来的。最后，那人承认钱是他拿的，一分不差地还了回去。东北小伙很感激，非得把他的狗皮帽子留给父亲做个纪念。父亲推辞不过，最后收下了。那顶帽子，父亲从不舍得拿出来戴，直到我开始读小学的那年冬天，他才拿了出来，戴在了我的头上。为此，我的小伙伴们不知羡慕了多少回。

除去头脸，手脚也容易被冻伤。母亲为我缝制了棉闷子和条绒棉鞋。所谓的棉闷子，是两头开口，絮了棉花的袖筒子。天冷时，两只手可以对伸进去取暖。母亲做的棉闷子特讲究。外层选用当时最结实的涤纶布做面料，她说野小子顽皮，布料不好很容易弄破。内层的布料选用家纺的棉布，皮肤直接接触时比较舒服。棉闷子所用的棉花，都是当年轧出的新棉，不仅分量轻，而且特暖和。记得那是上小学时，课间时闲玩，有的同学没有棉闷子，想借我的戴一会儿。我这人从小大方，总是借者不拒。同学们戴上棉闷子的瞬间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说：“真暖和，你娘真疼你。”

条绒布做的棉鞋，不仅美观，而且舒适，同时还耐穿。不过，相对来说，成本高些。一向过惯了紧巴日子的母亲，在做棉鞋这件事上，慷慨得很。每年过完秋天，她就到镇上的百货店里买上几尺条绒布，准备给我和弟弟做棉鞋。为了提高保暖效果，母亲特意把鞋底纳得厚些。做棉鞋的那些日子，她经常熬到半夜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身影，依然历历在目。纵使屋外滴水成冰，我和弟弟的小脚也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冻伤。我和弟弟穿着母亲做的条绒棉鞋，走出了又一个又一个冬天，进入到一个又一个春天。

# 日记本里的时光

刘恋

我写日记的习惯，从小学便开始了，细细数来，也有二十余载了。虽然不能保持一天一记的日更模式，但故事层层叠叠，日记本早已成为旧时光的一个容器。

前几天整理书架，把近些年的日记本都翻了出来。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写了多少日记并没有数量上的概念，把它们一本一本垒起来才发现竟有半个自己高。

来到外地工作之后，和家的距离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一千公里，还隔着一头思念，一头担忧，对父母往往是报喜不报忧。再加上性格内向的缘故，朋友不多，能时常见面、无话不谈的朋友更少，很多情绪，需要自己消化。这个时候，案头上的日记本，就成了我情感的“秘密基地”。

走马观花地将一个个日记本过了一遍，往事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呈现在眼前。小小的本子，爬着密密麻麻的文字，盛着悲喜，道过离合，有的是为了记忆，有的则是为了遗忘。填满日记本的岁月，我有过升职加薪的喜悦，有过浪迹天涯的洒脱，有过投稿无门的失落，还有失去亲人的悲痛，所有的情绪造就了今日的我，所有的悲喜也都在一笔一画里慢慢平静。再回头看，以前觉得过不去的坎儿，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忘不了的人，再见也只是再见。那些在内心泛起涟漪的人事物，我都以留住它们故事的形式，在日记本里学会了告别。

日记本里还藏着乡愁的痕迹。只有真正离开家的人，才真正拥有乡愁。走在异乡的路上，在茫茫人海里遇见一个人眉眼间与故乡熟人相似，不觉多看几眼；在公共交通上，从人声鼎沸里，听到了一股熟悉的方言时，惊喜也一闪而过；看到花市里的植物，会想到莲花四绕的故乡比这更美；和父母聊天时的时候，偶然提及故乡的某个人，经过系列的化学反应，能想起一连串关于她的故事……

日记本上的年华，像是一条弯弯绕绕的长河，流动着悲喜，流动着长长的思念，但始终一路向前。

# 玉河，北京的一页

李红霞

北京玉河遗址，在风与时光的齐头并进中，老成了遗迹，专门负责回答千年来遗落风中的若干问题。

大运河始于春秋，完成于隋代，繁荣于唐宋，疏通于明清，连接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。按里程计，世界之最。它有达官显贵的血脉，又有寻常百姓的筋骨，在数十座城市间流淌，气势如虹，绝代风华。

这日清晨，有淡淡的雾，阳光毛茸茸的，我沿着地安门大街走，在玉河故道遗址处，打捞曾经喧腾的历史；忽必烈迁都燕京后，作为都水监的郭守敬，耗时一年，修了元大都到通州的运河。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，路过积水潭时大悦，赐名通惠河。通惠河源于北京西山东麓的玉泉山，水从高坡一路奔泻。玉泉山的水延伸着，至东便门外大通桥这段河便是拥有雅致名字的玉河。

玉河故道北段与什刹海、南锣鼓巷相连；玉河的南段，有长约100米的浮隍《京杭大运河风物图》，从通惠河出发到通州、天津、德州，再一路飞驰至无锡、苏州，与钱塘江相遇。一座城市有了水，就有了精气神。与五大水系相连的运河，汲取日月精华的运河，带动了沿岸城市的繁荣发展。

我流连于玉河遗址，一老者擎相机忙于作业，待收工，我紧步上前：“打扰您，要是没猜错，您是北京人？”老者并未抬头，他正忙着收拾装备，过了一会儿，用京腔京韵回答了我：“您说得没错，老北京！”

“那您该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不是第一次给玉河拍照吧？”“是啊！老话说得好，先有大运河，后有北京城。这可是咱们的生命之河啊！”

人们养护着运河，运河给福祉于人民。运河水不会停止流动，带动历史奔腾向前。枕河入梦时，那古朴的灯火总会预示一种光明的到来。